

多模态视域下《主播说联播》的传播路径研究

刘丹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南京 211189)

摘要:短视频用户数量的剧增正在重构新媒体与用户之间的联结关系,而多模态话语正不断为此类新型联结搭建承载平台。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觉语法理论以及“人格化”传播理论,对《主播说联播》一类新媒体形态的多种模态进行建构与协同,不仅可以洞悉《主播》中文化、媒体、模态的整合与传播路径,阐发新媒体生成过程的开放性与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同时也有助于揭示社会话语实践深层次的特点、规律以及协同关系,帮助主流媒体建构跨学科的积极话语体系,实现良性发展。在此基础上,新媒体的留言、评论、弹幕亦是传播的重要环节,值得进一步挖掘。

关键词:多模态;《主播说联播》;模态协同;传播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5-0028-09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以来,中国的短视频用户逐年增长,2016年突破1亿人,2019年的数据为6.27亿,2020年已达7.22亿人。自2018年起,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纷纷入驻抖音、快手等的短视频主流平台。传统媒体抢滩登陆短视频领域,反映出移动短视频“延伸媒体的话语空间,提高传播的时效性和信息的到达率”^[1]。短视频用户的数量的剧增表明,单种模态已经无法满足网络时代的交际需求,多模态话语平台逐渐成为新媒体和受众之间的新型联结点。《主播说联播》(以下简称《主播》)作为央视《新闻联播》(以下简称《联播》)的衍生品,从2019年8月23日开播至今,积极扩充多模态话语空间,摘取《联播》中的热点事件,借助央视直播间、新闻“国脸”等权威语境,述评结合,获得了新媒体平台的青睐。截至2020年11月,《主播》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的点击率已经超过41亿,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上单次节目的点击量从500万次到2000万次不等,“#主播说联播#”的微博话题量也已经突破14亿。

《主播》节目开播以来,已经受到国内不少

学者的关注。比如陈剑祥等探讨《新闻联播》等老牌新闻节目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突围之路^[2];郭雪玲把这种现象描述为“权威电视节目与新媒体平台的对抗性嫁接”^[3];王琼瑶聚焦新媒体的语态问题,认为新闻报道的话语方式直接影响其对公众的吸引力^[4];于然等则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主流媒体的短视频传播策略^[5]。然而,就新媒体的短视频研究现状来看,从事这一研究的基本上是媒体工作者,研究角度也都局限在传播学领域,且同质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于视频中不同符号系统的阐释及其相互间的协同的分析不够,因此无法在操作层面为《主播》等新型新闻语篇发展提出具体的策略和建议。本文探索图像、声音、手势、语言等不同符号体系的模态协同,力求揭示社会话语实践深层次的特点、规律以及协同关系,帮助主流媒体建构积极话语体系,实现良性发展。

本文在多模态视阈下,针对目前主流媒体入驻短视频平台的媒介特征,以《主播》为主要分析对象,根据短视频的语类特征,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觉语法理论以及传播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讨论。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是2020年9月11日《主播说联播》的节目录屏以及当天同一节

收稿日期:2022-06-03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汉语述题的结构与功能研究”(21YJC012)

作者简介:刘丹(1988—),女,江苏扬州人,法国图卢兹第二大学语言教学法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目主持人播报的《新闻联播》相应片段。

二、新闻传播的多模态理论重构：视觉语法与“人格化”传播

多模态话语分析指的是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6]。多模态话语分析肇始于罗兰·巴特的《图像的修辞》,主要探讨图像和文字之间的意义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起,多模态话语分析迎来蓬勃发展的阶段,在多种语篇分析中得以扩展。其中以Kress和van Leeuwen的*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一书最具代表性,该书主要探讨图像符号的语法系统^[7]。此后,Royce T探讨了第二语言课堂中的多模态现象,O'Halloran聚焦数学语篇中的多模态现象。截至目前,多模态分析已经扩展到了包括电影、广告、漫画、建筑和网页等不同领域,并分化出以下不同的研究视角:社会符号学分析视角^[6]、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视角^{[8][87]}和社会互动分析视角^[9]。

与此同时,系统功能符号学者,比如Lemke^[10]等也在关注多种模态之间的整合关系,他们主要从意义关系、成分衔接和隐喻关系来探讨。我国学者中以张德禄^[6]提出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最具代表性,该框架以Martin^[11]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文化层面、语境层面、意义层面、形式层面和媒体层面来展开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其中文化层面包括意识形态和体裁(体裁结构潜势),语境层面包括话语范围(交谈的话题)、话语基调(个人基调和功能基调)和话语方式(语言活动采用的媒介或渠道),意义层面包括话语意义和三大元功能意义,形式层面(实现意义的不同形式系统)包括词汇语法系统和不同模态之间的语法关系,媒体层面(话语最终在物质世界表现的物质形式)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类^[7]。

视觉语法是本文的主要理论来源,它借用了Halliday(1994)^[12]提出的语言三大“元功能”并扩展到图像领域,探讨图像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图像的“再现意义”是指图像可以再现客观事物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图像的“互动意义”体现图像观看者和参与者之间的特定关系,通过目光接触、距离和视角三方面来构建观看者和图像之间的复杂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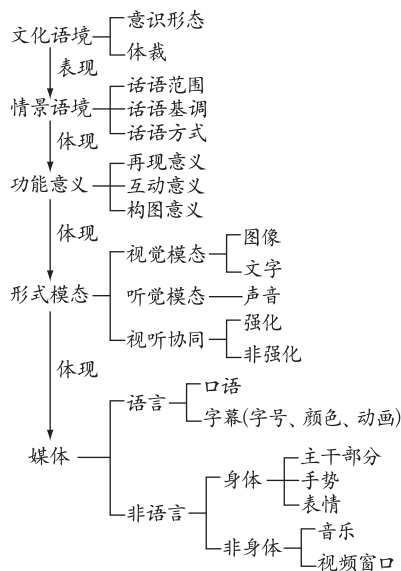
在目光接触层面,图像参与者与观看者通过矢量(目光)和面部表情建立互动关系。出现目光接触时,图像参与者直视观看者,被视为“索取类”图像,这种直接交流反映其想要与观看者建立某种社会关系,寻求观众的关注和赞同;反之则判定为“提供类”图像,观看者的角色仅仅为信息的接收方。在距离层面,镜头取景的框架大小也能反应图像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亲密关系。镜头越小,亲密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在视角层面,视角分为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体现态度意义和权力关系。水平视角又分为正面视角和斜面视角,其中正面视角烘托身临其境之感,斜面视角则有“旁观”的效果。垂直视角中俯拍显示出观众的权力地位,而仰拍则显示出图像参与者的权力地位。视角持平多传递双方的平等关系,特别是权力上的平等。图像的“构图意义”包含信息值、显著性和框架三个方面。在信息值层面,图像的上下、左右、中心和边缘的位置都能传递出不同的信息值。通常来说,左边是已知信息,右边是未知信息;上方为理想信息,下方为真实信息;中心为主要信息;边缘为次要信息。在显著性层面,图像中的成分可以通过前景化/背景化、图像尺寸大小和色调对比等变化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在框架层面,图像中的分割线条会影响到图像各成分之间的分离或连接关系^[7]。

从传播学角度看,电视新闻“人格化”指的是虽然新闻媒体表达的是主流新闻观点,但以主播个人身份来表达,使得传播更具“人格化”特征。相应地,用户则一改以往被动接受的状况,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多种方式参与互动^[2]。构建良好媒体引导力的实质是调整新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形成良性互动态势。新闻媒体主持人的符号性大大弱化,从神情、语态、情绪、动作等不同层面回归到“人”本身,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自然地交流。新媒体短视频的“人格化”既有助于秉持官方舆论立场,又能够发挥主播个人特质,形成了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新闻表达^[13]。

三、新媒体短视频的话语分析框架：多种模态的建构与协同

目前,国内探讨多模态动态协同研究的主要有:张德禄等^[14]探讨电视天气预报多模态语

篇,姚银燕等^[15]探讨企业形象电视广告多模态语篇,潘艳艳^[16]探讨中美警察宣传片的多模态语篇等。新媒体领域的短视频作为动态语篇,符合多模态话语互补的发展趋势,如语篇与图像的互补、说话与手势的互补、面部表情与语音的互补,复杂程度日益提高^[17]。因此,本文选取社会符号学分析视角,以 Martin^[11]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以及视觉语法理论为基础,结合传播学相关概念,着力搭建新媒体短视频话语的多模态分析框架(见图1),旨在分析《主播》短视频中不同模态的意义选择。新媒体短视频的多模态分析框架主要包含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新媒体短视频的文化语境层面受到意识形态与体裁的制约,前者囊括人的思维模式、处世哲学、生活习惯以及一切社会潜规则,后者为意识形态的交际程序或者是潜势结构^[6]。文化语境在具体语境中表现为情景语境,受到话语范围(语场)、话语基调(语旨)和话语方式(语式)三者的制约。与此同时,情景语境决定功能意义层面,主要是三大元功能意义,即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功能意义可以在形式层面体现为多种模态以及模态协同,在新媒体短视频领域主要体现为视觉模态、听觉模态以及视听模态的协同关系。其中视觉模态又可以细分为图像和文字,听觉模态主要是指声音,视听协同的过程包括两种模态的强化以及非强化的关系。媒体层面处于该分析框架的最底层,它是话语最终在物

质世界表现的物质形式,包括语言与非语言两大类^{[11]495-496}。语言层面可以细分为主持人口语以及视频字幕;非语言层面则主要以身体和非身体两个维度来划分,其中非身体层面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视频窗口和背景音乐。

四、《主播说联播》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文化、媒体、模态的整合

(一)从电视到网络:《主播》的文化语境

从文化语境层面看,电视利用电磁波传递图像画面和声音信号,在此过程中高度融合了包括图像、文字、声音、色彩等多种模态,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信息传播媒介。《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每日晚间固定播出的一档新闻节目,被称为“中国政坛的风向标”,节目宗旨是“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新闻联播》自1978年1月1日开播至今。它借助中央电视台平台播放,播出时长通常为30分钟,以时政报道作为节目的主要内容。而《主播》节目作为《联播》的特别评论板块,则从电视平台跨入网络平台(抖音、快手等),借用竖屏短视频形式,每期视频长度约1分钟至1分半钟,聚焦国际时事和新闻热点,极大地拉近了与年轻观众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形成了媒体联动、融合传播的新格局。它的体裁结构为评论类语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阶段和七个语步。

1. 开场白(包含语步1)
2. 回溯热点新闻内容(包含语步2)
3. 评论引入部分(包含语步3)
4. 评论观点部分(包含语步4、5、6)
5. 评论总结部分(包含语步7)

从情景语境层面看,人们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总是运用多种多样的符号资源完成意义建构^[7]。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认为,情景语境分别在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方面受到制约。《主播》的语场为:2020年9月11日,共计1分32秒,题为“点赞所有科技人,你们是最闪亮的星”。《主播》的语旨为:中国主流权威媒体CCTV和社会公众,央视节目主持人和普通网民。《主播》的语式为:短视频栏目集合图像、声音、文字等多重模态评述《联播》当天的热点新闻,“官话民说,硬话软说”,全方位优化模态的呈现方式。主持人通过身体和非身体的媒体层面交叠而形成的动态语篇来传递评论信息。

(二)竖屏、色彩与前景化:《主播》的意义建构过程

《主播》主持人通常保持与观众的高度目光接触,形成“索取类”的图像,目的是寻求网民的关注和赞同,从而达到积极传递新闻的效果。在短视频中,主持人的取景框架与《联播》相比更小。《联播》采用宽横屏,而《主播》则采用窄竖屏,一方面方便手机网民的观看,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地拉近与网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削弱权威媒体附加在主持人身上的距离感。《主播》视角多采用水平视角,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与主持人面对面“唠家常”。从图2可以看出,同一位主持人在《主播》和《联播》中的表情、神态、动作都有很大区别;视角也往往体现出交际双方的权势地位。因此《主播》节目也是在营

造一种主持人与网民平等对话、轻松友好的交际沟通氛围。

从信息值来看,主持人位于画面中央,是信息的主要传递者。字幕位于图像下方,提供真实的话语信息。而网络平台的弹幕等一般会在画面的上方滚动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主播》短视频中,用来回顾《联播》新闻热点的图像或者视频采用图图叠加或者视图叠加的方式,通常出现在视频左侧,表示已知信息。从显著性来看,与《联播》相比,《主播》的图像尺寸更小,主持人作为前景化人物更为突出。同时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主播》的色调比《联播》更加鲜亮和活泼,符合目标信息受众的视觉偏好,同时也淡化了庄重、低调的严肃新闻语篇的语类特征。



《主播说联播》



《新闻联播》

图2 《主播说联播》和《新闻联播》当日(2020年9月11日)画面对比

(三)视觉与听觉的交互协同:《主播》的形式与媒体层面分析

《主播》短视频的形式层面主要体现为视觉模态、听觉模态以及视听模态的协同。视觉模态主要通过图像和文字两种符号系统的表达,在媒体层面体现为视频窗口、字幕以及主持人的身体语言;听觉模态通过声音系统的表达,在媒体层面体现为主持人的口语播报和视频背景音乐。探讨两种模态之间的协同关系离不开对短视频动态语篇的切分,不同语篇阶段因为交际目的各异,在视频的不同阶段体现为不同模态的协同关系。下面,我们将根据《主播》动态语篇的五个阶段来探讨视听模态互动。其中听觉模态部分,我们利用PRAAT软件呈现口播和背景音乐的强弱变化,同时以方框的形式呈现口播的话语内容和根据

PRAAT软件标记的重音符号。视觉模态部分,我们利用截图工具呈现短视频界面及其包含成分(背景图像、主持人、播报过程中的字幕)。

第一阶段:开场白

口播: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开场白部分提示信息开始,《主播》短视频通常以“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作为固定开场白,开始播报环节。

主持人采取坐姿进行口语播报,配以手势动作。同时视频字幕部分“今天我来说”字号增大,并出现特殊的动画效果。在这一阶段中,听觉模态是主模态,视频背景作为静态的视觉模态提供较为稳定的非强化模态关系。主持人手势(两手的开合)、表情(微笑)、字幕字体变化及动画效果作为动态的视觉模态与听觉模态形成强化关系。

第二阶段:回溯热点新闻内容

口播:今天下午总书记和科技工作者举行了一场座谈,总书记向大家表示了感谢,无论是抗击疫情还是发展经济,科技人提供的支撑都是相当给力的。

回溯部分预备评论信息的输出,通常用于回顾《联播》中的热点新闻事件。在这一阶段,主持人继续口语播报,口播中出现“相当”以及“给力”一类口语化且流行化的形容词和名词,体现出《主播》与《联播》在用词方面的差异。

主持人手势动作配合出现,同时还辅以相应的表情,背景音乐开始进入到短视频语篇当中。在这一阶段,听觉模态仍然是主模态,除了口播之外,背景音乐也成为听觉模态的组成部分,与口播的主模态形成非强化的伴随关系。视频背景仍然作为静态的视觉模态提供较为稳定的非强化模态关系。同时,主持人手势(两手的开合)、表情(微笑,挑眉)在这一阶段仍然保持与听觉模态的强化关系。

第三阶段:评论引入部分

口播:(那)总书记(呢)和大家聊得很深入,我觉得可以用几个“有”来概括。

评论引入是《主播》评论主体的开始阶段,该部分针对热点新闻事件开始进行评论。主持人的口播只有一句,但出现了“那……呢”这样的小词,呈现出口语化特征,不符合严肃新闻语篇的语类特征,与《联播》差别较大。此外,“我觉得”倾向个人观点输出,该小句反映出《主播》语篇的人格化播报特征,即以主持人为核心形态的传播方式^{[18]28}。

主持人有手势动作(右手竖立以竖切方式碰触左手)和表情(微笑),强化了播出效果。背景音乐和视频窗口依旧呈现出与主模态的非强化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字幕部分出现了黄色单字“有”,字体增大,伴随黄色这一醒目色彩出现。话语重音“有”与主持人手势、字幕中字符大小和颜色出现实时叠加,呈现出以口语重音为出发点的视听多重强化关系。

第四阶段:评论观点部分

口播:首先是“有的放矢”,科技工作接下来怎么搞,总书记提出了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以及人民生命健康,这些都是发力的方向。

其次(身体动作)是“有备无患”,(那)今年

这场战役(呢),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的力量。总书记就说到(了)针对解决不同问题的技术,快攻和长线都要打,提前部署很重要。

第三个(呢)就是“有始有终”,培养科学家要从娃娃抓起,同时科学家(这种)不忘初心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好好地去传承。这也让我想起了在授勋仪式结束的当天,钟南山院士就回到了任教的学校,当时在那里(是)上演了一场“大型追星现场”,而且还是顶级流量的,让人感觉到极度舒适。

评论观点部分为评论主体,是《主播》节目的核心内容。本阶段的口播部分以“首先”“其次”“第三”的连词序列进行串联,呈现出线性的话语连接关系。与前几个阶段类似,口播中同样出现“搞”“发力”“大型追星现场”“顶级流量”“极度舒适”等口语用词或者是“饭圈”用语,以及“那……呢”“了”“是”这样的口语化词汇,为网民贴身打造,拉近了主持人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从而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且友好的通道。

这三个部分中,视频窗口依旧是视频模态中的稳定成分,与听觉模态无强化协同。背景音乐自身的强关系开始凸显,伴随评论观点部分加强,与口播呈现出盖然性的强化关系。线性关系中,主持人通过手势(合一开一合)和表情(微笑、挑眉),与口播呈现出强化关系。在这一阶段,“有备无患”“有的放矢”和“有始有终”字幕延续上一阶段,将口播部分“有”的概念进行延展,字号加大,颜色为黄色,再次出现了以口语重音为出发点的视听多重强化关系。此外,该部分还出现了视觉模态的一种新的呈现方式,即视频叠加现象。当主持人播报“钟南山院士回到任教学校”,描述“大型追星现场”时,《主播》将该段的《联播》内容以小窗口形式叠加于主视频上,具体位置处于主持人头部与字幕之间,采用无声形式进行动态展现。该种呈现方式丰富了视觉模态构成,与口播形成非强化关系,主要起平行提供信息的作用。

第五阶段:评论总结部分

口播:(那)我想(呢),科技工作者的确是我们所有人崇拜的偶像,以及学习的榜样,为他们点赞,你们就是我们身边最闪亮的星。

评论总结部分是评论部分的结束点。本阶段的口播延续《主播》前几个阶段的风格,起用“偶像”“点赞”“最闪亮的星”等网络流行语,以及“那……呢”“我想”这样的小词结构和主语表达小句,

印证和加强了《主播》风格的亲民性和网络性。

虽然此段口播内容不长,但融合了包括主持人口语、表情(微笑)、手势(开—合)、字幕字号和动画效果等多种模态的协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背景音乐在口播末尾也达到了音乐的最强值,成为本视频语篇中听觉模态的强化最高值。背景音乐的名称为 *Follow Your Dreams*,为 Brand X 公司创作,风格恢弘大气、意境高远。篇名也暗合本篇《主播》的主题内容“点赞所有科技人,你们是最闪亮的星”。有了科技人的努力和奋斗,中国梦才会最终实现。因此,结尾句也呈现出以口语重音为出发点的视听多重强化关系。

根据以上五个阶段的分析,我们设计出《以口语重音为主模态的视听模态协同详表》(见表

1)。该表中,《主播》语篇的主模态均为听觉模态中的主持人口语部分(即“口播”),其余包括听觉模态中的背景音乐,视觉模态诸部分均为附属模态,在不同的阶段与口播出现包括平行的非强化关系、叠加的非强化关系以及叠加的强化关系。分析表明,当听觉模态中的口语出现强化时,必然有相应的其他听觉模态或者视觉模态与之形成强化关系,而这种关系却不能逆行。因此,听觉模态中的主持人口语是该种动态语篇的绝对主模态,其他视听模态据此开展协同。从表1中也可以发现,短视频语篇的多模态参与度高,并且都在各个阶段为主模态提供补充或者强化资源,符合网络交际的一般特征。

表1 以口语重音为主模态的视听模态协同详表

语篇阶段	阶	重音时间	人物		字幕				视频窗口		音乐		口语(重音)
			体势	表情	字号	颜色	动画	文字	竖屏	视角	音色	音强	
一、开场白	1	00:00	√					√	√				主播
二、回溯《联播》相关内容	2	00:02			√				√				今天下午
		00:03								√			总书记
		00:04	√								√		和
		00:05	√	√							√		座谈
		00:08		√							√		感谢
		00:11	√								√		科技人
三、评论引入句	3	00:13	√	√							√		相当
		00:14	√								√		(那)总书记
四、评论观点	4	00:18	√	√	√	√					√		有
		00:21		√	√	√					√	√	有的放矢
	00:22	√								√	√	科技工作	
	00:30	√								√	√	国家	
	00:33		√							√	√	发力	
	5	00:35	√	√							√	√	其次是
		00:36	√		√	√					√	√	有备无患
		00:38	√								√	√	这场
		00:40	√								√	√	比
		00:48	√								√	√	快攻
		00:50	√								√	√	提前
	6	00:54			√	√					√	√	有始有终
		00:55	√								√	√	培养
		01:02		√							√	√	好好地去传承
01:05		√								√	√	授勋	
01:12		√	√							√	√	大型	
01:15			√							√	√	顶级	
01:18			√							√	√	极度	
01:21		√								√	√	的确	
五、评论总结句	7	01:23		√						√	√	崇拜	
		01:29	√	√	√		√	√		√	√	最	

(四)时间与空间的多声交叠:《主播》弹幕引发的社会性对话

作为新媒体短视频,《主播》在不同的新媒体平台引发大量的弹幕场景,充分展示出新媒体生成过程的开放性与传播过程的交互性。梅洛维茨的场景理论认为,电子媒介一旦被广泛应用,可能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重新塑造行为的方式可能会超越所传送的具体内容^[19]⁴⁶。《主播》的每一期新闻播报呈现独特的信息场景,将观众置身于不同的情景语境中,形成广阔的语义场,继而进行意义的交换与传达。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本期视频在B站(哔哩哔哩)平台上的弹幕发射情况,探讨弹幕在《主播》类新媒体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建构过程。2020年9月11日的《主播》节目在B站上共收获点赞数8308次,收藏数258次,转发数292次,央视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官方账号)作为UP主收获306枚投币,该视频共计有91条弹幕发射。

时空交叠成为弹幕集聚区的突出特点。弹幕作为网络视频的新场景,模糊了物理空间和幻想空间的边界,又打通了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使得观众的“缺席”与“体验”可以并存,形成了“时空一体化”的独特体验和感受,观众与那些“有意义的他者”^[20]可以超越时空进行语境内的沟通和交

流。本次《主播》的发稿时间为2020年9月11日23:39:45,最早的一条弹幕为当日的23:40,而最晚的一条则出现在2020年11月27日22:37,时间跨度距首发视频有近两个半月。通过追踪观众的IP地址也很容易发现这些弹幕的发出者分布在世界各地,在《主播》营造的共同场景中感受和分享对方的语境,实现意义的共通和互联。

弹幕话语中不同模态交替呈现,文字和图片的组合出现已经成为弹幕的“标配”。本视频91条弹幕中共有28条出现该类组合,占比为31%,其中有5条弹幕为纯图片形式,而这类图片中又以表情包emoji为主要的呈现方式,拟像类图片(比如国旗)为辅。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少量链接类弹幕,以及@等其他形式的弹幕。不过,以弹幕文字来成图的高级弹幕在本案例中并未出现。在文字方面,我们通过词云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弹幕的词汇分布,其中“科技”和“科研”成为弹幕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分别出现了16次和12次。而“点赞”和“致敬”成为所有弹幕中出现频次为前两位的词汇。以上两点都呼应了本次《主播》的主题“点赞所有科技人,你们是最闪亮的星”,较为直接地反映了受众的真实接受情况,印证了本期《主播》希冀达到的传播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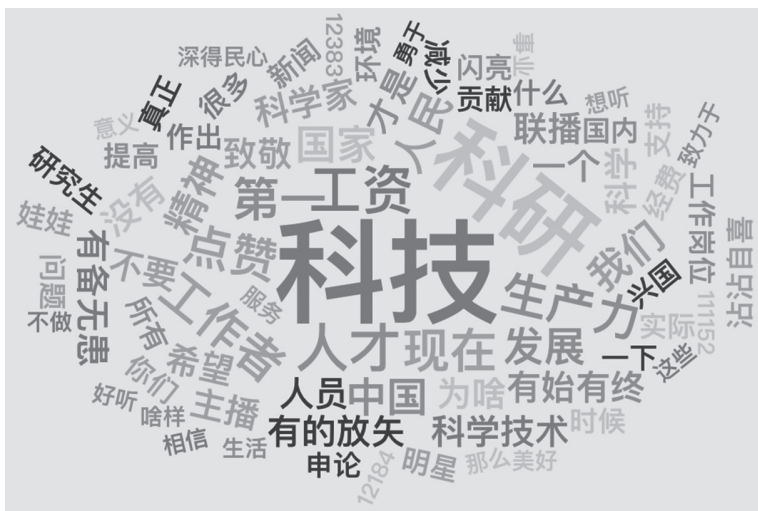


图3 2020年9月11日《主播》在B站的弹幕发射词云图

多声齐唱成为观众参与主题发声的重要方式。巴赫金提出“多声性”理论,原本是用来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21],事实上新媒体也带有强烈的多声特征,使得新闻报道可以同时表现相对独立的多重意识。《主播》以《联播》的主要内容以及自身独特的对话机制,吸引了广泛的

受众关注与情感共鸣。本次《主播》共91条弹幕的关注点主要围绕节目、产业、人才、科技、考试等诸多要点展开,来自多重角度的声音叠加在各个要点之上,形成弹幕的“复调”特征。例如在节目要素中,不少受众关注到主持人的名字(“我给女儿取名李梓萌,后来才发现和新闻联播主播的名

字是一样的”)、主持人的神态(“梓萌姐眼圈都红了,感动”)、节目的播报套路(“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等;在科技要素中,出现高频弹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的弹幕则高屋建瓴地探讨科技发展的出发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关注科技的关键问题(“科技=芯片=刻不容缓”)等。

身份重构成新媒体平台多声嘈杂的实质内容。一方面,声音的发出者超越时空阻隔,经由兴趣的一致性临时组建新群体,进行网络社交活动,在弹幕的“狂欢”中既充当表演者,也充当观看者。此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被模糊化,在相对松散的新圈子里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弹幕语言也成为新身份建构的助推器,比如弹幕中出现的“BGM”“酱香型科技”“新技能 get”等就囊括了词汇缩写、社会事件的戏梗以及网络用语等带有较强二次元特征的语言表达形式。另一方面,新的身份也会赋予受众一定的自主性,对权威事件或者权威表达进行“二次阐发”,从而更加凸显其新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亦能深化社会性对话的意义和影响。比如弹幕中“工资”成为位列第三的高频次出现的词汇,“留住科研人员”“想多落实点经费”“科研人员的工资低”等频繁出现,并引发多个话轮,在这一问题上新的弹幕群体重新解读了《主播》内容,并引发相关的社会思考。

五、结语

多模态性已经成为新媒体特别是视频媒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于视频媒体的分析框架的讨论,学界尚未有较深入的研究,因此结合新媒体的跨学科特征,从语言学和传播学的双重学科性质来开展新媒体短视频分析框架的探讨尤为必要。本文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视觉语法理论和“人格化”理论,考查了《主播说联播》这一动态语篇中的视听协同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新媒体动态语篇的主持人口语部分呈现网络化、口语化的特征;背景音乐选择与语篇主题有一定关联;主持“人格化”强调新闻播放的个性化特征,比如体态和表情比严肃新闻更为丰富和突出;字幕部分发挥超文本的优势,在颜色、字号以及动画上注重协同。不仅如此,短视频平台还往往采用竖屏和平视视角以便在视觉上更加贴近受众。此外,本文还从时空交叠、模态交替、多声齐唱和身份重构四个方面阐述了新媒体生成过程的开放性与传播过

程的交互性。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新媒体短视频的话语分析框架具备跨学科的特征,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思路。同时新媒体的留言、评论、弹幕亦是其传播的重要环节,值得进一步探究。

(鞠文静在新闻数据搜集和多模态分析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 王晓红,包圆圆,吕强. 移动短视频的发展现状及趋势观察[J]. 中国编辑,2015(3).
- [2] 陈剑祥,王石川,王兴栋.《新闻联播》: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突围样本[J]. 新闻与写作,2019(11).
- [3] 郭雪玲.《主播说联播》和新媒体平台的融合与冲突——以《新闻联播》进驻抖音为例[J]. 新媒体研究,2019(5).
- [4] 王琼瑶.《主播说联播》:主流媒体新闻语态的新变革[J]. 视听,2019(11).
- [5] 于然,李治宏. 主流媒体的短视频传播策略分析——以《主播说联播》栏目为例[J]. 新闻与写作,2020(1).
- [6] 张德禄.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J]. 中国外语,2009(1).
- [7] Kress G,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Routledge,1996.
- [8] Baldry A. Multimodality and Multimediality in a Distance Learning Age [M]. Campobasso: Palladino Editore, 2000.
- [9] Norris S. Analysing Multimodal Interaction: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M]. New York:Routledge,2004.
- [10] Lemke J L. Multiplying meaning: Visual and verbal semiotics in scientific text[C] // Martin J R, Veal R. Reading Science: Critical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 of Scienc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1998.
- [11] Martin J R. 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1992.
- [12] Halliday M A K, Matthiessen C M I M.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2004.
- [13] 吴倩. 从《主播说联播》看主流媒体提升“四力”的有效方式[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10).
- [14] 张德禄,袁艳艳. 动态多模态话语的模态协同研究——以电视天气预报多模态语篇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2011(5).
- [15] 姚银燕,陈晓燕. 对视频语篇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以一则企业形象电视广告为例[J]. 外国语文,2013(1).
- [16] 潘艳艳. 多模态视阈下的国家安全话语分

析——以中美警察形象宣传片的对比分析为例[J]. 外国语文,2019(1).

[17]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 外语学刊,2007(5).

[18]高贵武. 解析主持传播[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19]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

会行为的影响[M]. 肖志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0]谭雪芳. 弹幕、场景和社会角色的改变[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

[21]钱中文. 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J]. 外国文学评论,1987(1).

Study on Communication Routes of “Anchor’s Talk about CCTV News” from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LIU D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hort video users is reconstruc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ew media and users while multimodal discourse is becoming a new platform for this new connec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visual grammar theory and “personal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multiple modes of new media forms such as “Anchor’s Talk about CCTV News” are constructed and coordinated, which can not only help us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outes of its culture, media, and modes, and to explicate the openness of its production and the reciprocity of its communication, but also help us to reveal the deep characteristics, laws and synergic relationship of social discourse practice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mainstream media constructing the positive interdisciplinary discourse system and realizing its beneficial development. Moreover, its messages, comments and bullet screen are also key links which deserve to be explored further.

Key words: multimodality; “Anchor’s Talk about CCTV News”; mode synergy; communication route

(责任编辑 合壹)